

ShenZhen
Meiyongqi
Zaishuoai

老男孩

著

深圳， 没有勇气再说爱

2

如果爱，请深爱



100,000,000次点击
130,000次回帖

电视剧和电影现正火热筹拍
最渴望的温暖而疼痛的爱情

天涯社区年度情感大作
整个网络都为之震撼的
爱情疗伤小说

献给所有为爱所伤却依然为爱
坚守的亲们
愿你们每个人都心有所向，
不要浅爱辄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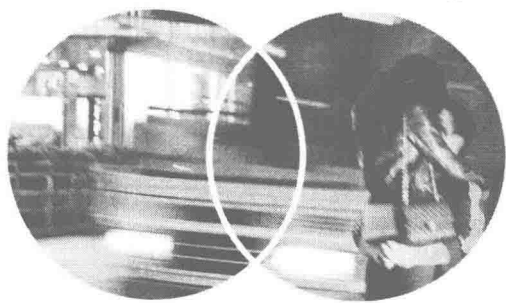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深圳，

没有勇气再说爱 2

如果爱，请深爱

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深圳, 没有勇气再说爱 / 老男孩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5.1
ISBN 978-7-5360-7351-7

I. ①深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66252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策 划: 陈宾杰
责任编辑: 陈宾杰 杨淳子
特约编辑: 刘 菲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陈诗泳
封面设计:  水玉眼文化
eyart@163.com

书 名	深圳, 没有勇气再说爱 SHEN ZHEN MEI YOU YONG QI ZAI SHUO AI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20.5 1 插页
字 数	401,000 字
版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爱坚守，为爱痴狂的人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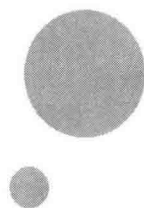
愿你们每个人都心有所向，不要浅爱辄止，如果爱，请深爱。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Contents

深圳，没有勇气再说爱②



第一章	HY 出事了 / 001		
第二章	意外的相遇 / 009		
第三章	高墙下重逢 / 017		
第四章	举步维艰 / 025		
第五章	无事献殷勤 / 033		
第六章	以卵击石 / 041		
第七章	弄巧成拙 / 048		
第八章	不见硝烟的战争 / 055	第十一章	她的软肋 / 078
第九章	误会重重 / 062	第十二章	再见佳人 / 086
第十章	四处筹钱 / 070	第十三章	五亿大项目 / 094
		第十四章	博弈与试探 / 102
		第十五章	享受甜蜜 / 109
		第十六章	值得深交的女人 / 116
		第十七章	转机在即 / 123
		第十八章	出轨事件 / 129
		第十九章	后院起火 / 137
		第二十章	有嘴说不清 / 144

第二十一章	旧情复燃 / 151
第二十二章	再遇小花 / 158
第二十三章	冒牌男友 / 167
第二十四章	惜悦回国 / 175
第二十五章	不知所措 / 182
第二十六章	掉进醋缸 / 190
第二十七章	温柔的陷阱 / 197
第二十八章	慌忙脱逃 / 204
第二十九章	成功中标 / 212
第三十章	事有蹊跷 / 219

第三十一章	晴天霹雳 / 226
第三十二章	众叛亲离 / 233
第三十三章	病来如山倒 / 240
第三十四章	竞标失败 / 246
第三十五章	接近真相 / 252
第三十六章	原来如此 / 259
第三十七章	最后的胜利 / 270
第三十八章	用爱温暖你的曾经 / 275
番外：	此情深处，小花幽香依存 / 281

第一章 HY 出事了

长沙，雨花区。

柔和的灯光照着我的脸，让我一时有些恍惚。躺在床上，我紧张地看着她雪白的身影在眼前晃动，她俯下身子，专注地看着我，几乎是一瞬不瞬地，脸距离我那么近，我甚至都能看清她睫毛的颤动。

“第一次？”她问得云淡风轻。

“嗯，那个……会不会很疼？”

我轻轻呼出一口气，看了看额头已冒出汗珠的她。

“来，张开。”

我闭上眼睛，听凭她的摆布，只感觉她的双手慢慢探了上来，所及之处，有点麻，又有点涨的感觉。

“不痛吧？”她戳着问我。

我轻轻摇头。

随后便感觉到她一下子塞了什么东西进来，然后就开始夹紧了晃动着往外拉扯。我紧张得浑身僵硬，却不由自主地开始哼哼。片刻之后，听到她说：“出来了。”

“啊？”我愣了一下。

“舌头拿开，不能舔。”她扔下手中的东西，眼疾手快地塞上来一团棉球，“咬紧。”

“两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将棉球吐出来。”她继续说，“你是我见过的非常罕见的一个病人。”

“是不是特坚强？”

“打了麻药还叫得那么欢。”

我脸微微一红，只好含糊地说：“第一次，没经验。”

“说得跟……”她噗地笑出声，却来了个急刹车，随后转了个弯，“好了，你可以起来了。”

“真的有点疼。”我摸摸麻木的半张脸，有些感叹地说，“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跟爱情是一回事？”

“嗯？怎么说？”她意外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放手如同拔牙。拔掉的那一刻，你会觉得解脱。但是留下的那个空缺却还在，舌头总会不由自主往那个空的牙洞里舔，一天数次，根本忍不住。”

“也对，但是坏牙总是要拔掉的。”女医生点点头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的眼睛，“因为它得给补的新牙腾个位置。”

“嗯，有道理。”我本能地又去舔了舔被塞紧了的棉球，突然觉得今天预约的不光是一位牙医，更是一位哲人。

电话突然响起，在宁静的屋子里显得有些夸张，我侧了下身子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是那部深圳的手机，我的心莫名地颤动了一下。

“在哪儿潇洒呢？”

电话刚一接通，里面的声音就迫不及待地传了出来。想都不用想，开口说这种话的，除了秦浩就不会有别人。

“潇你个头。”我捂着嘴巴，声音含糊不清。

这时听到女医生说：“刚拔出来会有些疼，记得别用舌头去舔那里啊。”

“我靠，你们城里人真会玩！”秦浩的大嗓门顿时在耳边响起。

“别瞎扯，我看病呢。”我皱了皱眉头，秦浩最近很少来电话的。

“哟，这是看的什么病啊？又舔又咬的。”秦浩的声音阴阳怪气地响起，“我打的不是时候吧？”

“少废话，拔牙。”我有些不耐烦，“快说。”

“出大事了，HY集团的董事长被抓了……”

没等秦浩说完，我猛然坐起身的同时手一抖，像抽筋似的，手机顺着我的手臂，先是砸在了我的腰上，随后毫无悬念地，“咚”的一声，掉到了地上。

这是什么情况？

女医生帮我捡起手机，我愣愣地接了过来，有些慌乱地出了门。

凉风扑面而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豆腐的味道。我打了个激灵，停住

脚步，迫不及待地掏出另一部手机打过去。

“靠，你挂我电话？”秦浩的嗓门提高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没理会他，也懒得解释。

“我也是刚听到的消息，HY的大老板被抓了。”秦浩转得很快，声音中带点兴奋。

“什么原因？”我冷冷地问。

“我哪知道。”他的回答很干脆，“这可是行业里的大新闻啊。”他的声音里有掩不住的激动，不用想就知道他此刻那副八卦的嘴脸。

“那……你怎么看。”我顿了一下，想问的还是没问出口。

“靠，不用你担心了，关你鸟事。”

知我者莫过秦浩也。他知道我想问啥，到底是多年的好朋友了。

我挂了电话，茫然地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。

入夜的长沙繁华、拥挤，可进入我眼中的，却是另一些景象。那个熟悉得有些心痛的城市，那个曾经让我无法面对而选择逃避的地方。

原来，再怎么救赎，都无法挽回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只是，我以为我忘了。

清凉的风顺着衣领灌入脖子，我感到了一阵潜入心底的凉意，仿佛那天的大雨再次袭来，将我浇透。

我想，我与惜悦是与大雨有缘的，我们的故事总是与雨有关。

我们相识在铺天盖地的雨中，那场雨，在我的生命中宛如久旱的甘霖，让我沉溺在沉重往事中而灰心失意的人生获得重生，令我死气沉沉的生活有了鲜艳的颜色，也润泽了我的生命和经年的回忆。我们是那么相爱，那么默契。我以为，我与惜悦会在这个美丽的城市，将我们的爱情灌溉得生机勃勃，让它叶茂根深地植入我们的生命，无以撼动。我们会这样一直走下去，共度一生。

殊不知，在那个浮躁的城市中，感情却是最经不起考验的奢侈品。

又一场大雨中，我们告别了彼此的生活。

曾经亲密无间的我们，站得不远不近，中间隔着滂沱的雨柱。她在伞下，我在雨中。大雨将我淋得像一只落魄的小公鸡，吞噬了我的声音，我张口结舌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我不知道如何开口。我曾经以为自己被背叛、被欺骗，那个被我鄙视和理直气壮去声讨的女人，竟然是无辜的，而我以为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不为过，

甚至可以和另一个女人一起在她面前炫耀……不承想，自己有一天会这样去伤害自己深爱的女人，也伤害了另一个单纯的女孩。

惜悦望着我的眼神凝重而哀伤。

我的眼光躲闪，充满悔恨、羞愧、自责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更不知道该如何求得她的原谅，也没有资格去跟她谈论未来。

我站在雨中，不知所措。

那一刻，除了雨声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我的世界仿佛就这样一点点被淹没了。

最终她也没有挽留我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多保重！”

说完，她默默转身，留给我一个背影，孤寂而伤痛，在雨幕中渐渐模糊。

那个画面，深深地刺痛了我。

我像一个懦弱的士兵，临阵脱逃，狼狈地逃离了那个城市，对我乱作一团的爱情，不敢面对。

回来后，我大病了一场，然后和同学合伙开了一家通信公司，业务虽算不上红火，但现在已走上正轨。我没有去想将来是不是会在长沙，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是不是还会回到深圳。

日子平淡如水，我仍然迷茫。

三十岁的我，已经没有勇气再去谈爱情。

我掏出另一个手机，一遍遍地输入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，又一遍遍地删去，始终没有拨出。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，她是不是也不希望有我的安慰？

或者，我可以悄悄去一趟深圳，远远地看看她。

可是，她想见到我吗？

一想到这个，顿时有些泄气。

网上查到的消息很模糊，没有具体的原因。但是蔡董不在的HY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更重要的是——

惜悦，你好吗？

我的生活，就因为一通电话而被打乱。

心里空荡荡的，想到她的时候，就有一阵阵隐痛划过。

我就这样拨弄着，一不小心，竟然真的拨了出去。

我突然惊慌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挂掉。想想又觉得这样很没风度，拿着手机不知如何是好，像一个初涉爱河的懵懂少年一般忐忑不安。

等我稍微稳定了情绪，预演了一下惜悦可能的反应，深呼吸几次，重新

拨出。等待的那一瞬，心跳加速。

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”

我一连拨了好几次，都是关机。

这是什么情况？

惜悦居然关机了？我分明记得她是从不关机的，开会和晚上睡觉时只是静音。难道是手机没电了？

不会是换电话号码了吧？

难道是要回避我吗……

我不愿多想，郁闷地把手机扔到一旁。

一晚上全是噩梦。

我梦见惜悦背对着我，朝着一片荒野走去，既没有行李，也没有同伴。那背影，孤单得令人心碎。我很想冲过去抱紧她，却根本迈不开步子。我拼命喊叫，想问问她要去哪里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惊醒时，脑门上已渗出了汗水，心里发慌。凌晨五点，再打惜悦手机，依然是关机。

我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在心底深处快速蹿起，像是一根常青藤，爬满了整个心脏，让我坐立不安。我决定回深圳去看看，就算是她换了电话号码不想再与我联系，也一定要亲眼看到她。

哪怕没有未来，哪怕没有靠近的理由，我也想看着她幸福。

惜悦，这个任何时候都会让我感受到内心疼痛的女人，我又怎能忘记？

第二天我早早赶到公司，刚把助理叫进来准备安排工作，就接到了陈姐的电话。

“高寒，王总被带走了。”陈姐的声音就像春天里的一道响雷，劈得我一下子晕头转向。

“什么？”我惊得坐直了身子。

“昨天晚上说是去协助调查，但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我担心……”

“陈姐，你知道惜悦现在人在哪里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马上回去。”

没有一刻的犹豫，我抓起电话和包就走，撇下愣在我面前的助手。

“我要出差，回头给你电话。”

走到门口时，我扔下一句话。

发动车之后我检查了下自己的银行卡，然后直奔高速，没忘记给家里打

了个电话，说临时急事出差。又给助手交了几项急办的事情。

秦浩打来电话时，我正在加油，直接按掉，完事后才给他打过去。

“靠，一大早泡妞呢，又挂老子电话。”秦浩一开口就抱怨。

“少废话。”我直接打断他，全然没心思跟他磨牙。

“哎，惜悦可能出事了。”秦浩的语气软下来，难得地严肃。

“嗯，我在去深圳的路上，今天晚上到。”我的语气十分冷静。

“你已经知道了？”他有些吃惊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秦浩还有点不死心，他知道我跟惜悦这半年并没有怎么联系过。

“嗯。”我不想说太多，“你那边还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就这些了。”秦浩的语气有些无奈，“昨天我想想还是得替你关心下，结果打惜悦电话打不通。今天一早打到公司找她，接电话的人吞吞吐吐，一会儿说没来，一会儿说出差了，我觉得不对劲。出差也不用一直关机呀。”

“嗯，我先过去再说。”

“喂，你路上小心，千万不能出事。”我正想挂电话，又听见秦浩说，“我叫梅子做饭，到时去高速出口接你。”

心里突然有了一股暖意。在远方的一个城市，在你一筹莫展、焦头烂额的时候，还有个好兄弟能来接应你。我是不是开始老了，怎么这么容易感动？

秦浩说得对，惜悦的情况不明，我不能出事。

是的，一想到惜悦可能此刻会在牢里，我心痛得无以复加。她会不会害怕？会不会受冷挨饿？会不会被虐待……我恨不得直接飞到深圳，去替她承受这一切。

我必须去想办法把惜悦救出来，不管有多难！

除了加油和上洗手间，我只喝过一瓶水，连饭都没顾上吃，就这样只用了8个小时就开到了深圳。

湿热的空气，散发着一股熟悉的味道，迎面扑来。再次踏入这片土地时，记忆的长河已被悄然唤醒。心里浮起千头万绪，车子在机荷高速上面穿梭，却像是驶进了记忆深处，一段段的画面清晰在脑中掠过，仿佛心脏被撕开的碎片，撞得人生疼，令人窒息。

我回来了，为了自己深爱的女人。

穿过收费岗亭，秦浩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他叼着一根香烟，

倚靠在路边的栏杆上，几个月不见，身体又整整肥了一圈。

“这右边车门都快生锈了，可见你这半年是有多么的寂寞。”

他扔掉烟头，打开门一屁股坐了进来。

“缺爱很丢人吗？”我搭理了一句。

“不丢人，一点都不丢人，只是我记得曾经有个人说过，在外面当人家孙子，还不如在家当儿子，你……”

“我算是听出来了，你一点都不欢迎我啊。”

“我只是想知道，万一这次你一时回不去，长沙的公司怎么办？你这样来回折腾有意思吗？”他好像比我还担心。

车子驶离了出口，转上了北环大道，窗外的建筑物还是那么熟悉，每栋都能清晰地叫出名字，仿佛它们从不曾远离。

“你妹……还好吗？”我突然想起，有点不自然地问。

“你妹！”他停顿了两秒，一下子反应过来，“噢，小花……已经嫁人了。”他将头转向窗外，一副傲慢的样子。

“真的？怎么这么突然啊？”我急切地问道。

他转过脸来，直直地盯着我，一脸的鄙视：“你让我怎么说你好？这是典型的把别人当备胎还不让人家找备胎，做人可要厚道啊。”

我无言以对。

到秦浩家时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
“梅子，我走得突然，没来得及买礼物。以后给你补上哈。”我迎着梅子的笑脸说。

“不用客气，来，吃饭，高寒。”梅子一边放碗筷一边说。

秦浩拿了两瓶啤酒走过来。

“嗯，老婆，刚才高寒在路上都跟我说了，等苹果6出来，给我们俩一人来一个。这就是所谓的兄弟情深啊，我都有些感动了。”秦浩说着，给我倒上啤酒。

梅子听了喜笑颜开，合不拢嘴：“那么见外干吗？给我整一台就够了，他用那么好的手机简直就是浪费。你说的是吧？高寒。”

.....

我突然想去住酒店了。

菜很丰盛，满满摆了一桌，不得不承认梅子的面食做得一流，连我这个不爱吃面的人，都吃了满满一大碗，一会儿便打起了饱嗝。

看来婚后的秦浩，小日子过得挺幸福的。

“梅子，手艺真好，都把你老公喂肥了，”我斜着眼看看秦浩，说，“再喂一段可以宰了，现在猪肉正好涨价。”

“你结婚以后也会变胖的。”梅子没心没肺地说。

我的心猛然一沉。

“老婆，你快去厨房切点水果过来。”秦浩突然接话，支走了梅子。

眼前的剩菜残羹已被收走，我望着空空如也的桌面，忧愁爬上心头。

第二章 意外的相遇

第二天清晨，天空染出第一抹绚烂时，我们就出发了。

眼前这个熟悉的城市此刻仍未苏醒，就像一个妖娆的女人躺在情人怀里，都黎明时分了还在做着春梦。偶有几辆汽车悄然驶过，迎接着崭新的一天的到来。

我和秦浩在导航仪的指引下，穿过空荡的街道，带着沉重的心，朝着郊外的看守所一路急驶过去。

我们彼此沉默，车窗外，斑斓的朝霞让周遭显得生机勃勃，与车内的凝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“喂，你昨天开一天车，睡会儿吧。”看着我轻揉太阳穴，秦浩难得地体贴一回。

昨晚几乎无眠，一打盹就噩梦一个接着一个，天还没亮我就索性起来了。

很困很困，却没有睡意，这样的感觉在与惜悦分开后就不时出现。就算是什么都不去想，脑中偶然掠过的一个念头或眼前出现的一个事物，也总会扯出一缕疼痛，宛如涟漪，一圈一圈地漫过心头。

我不知道吸毒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却总觉得惜悦就像是毒品，侵入了我的四肢百骸，纵然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她的音信，都能够随时让我精神恍惚。而一想到她此刻可能的处境，一想到她可能需要我，或者我能够为她做些什么，我便可以放下一切奔到她的身边。

我们虽然不再言爱，然而，我却无法置身事外。

昨晚我和秦浩一直不停地打听，只要有有可能提供咨询和了解情况的人，几乎都没放过。

陈姐那边没有更多的消息，依然不知道惜悦的下落，但查到了是哪家检察院在经办案件。

公安局的朋友联系说一般都会关在看守所，并顺利帮我查到了惜悦被关押的地点。不过最后补充了一句：“估计你见不到她。”

我跟秦浩商量，事情总会有例外。于是我们带了几条烟，口袋里揣着钱，还有梅子给惜悦准备的几件换洗衣服，赶在高峰期前穿过这个城市。

随着导航仪的语音提示，远处那座架着铁丝网的高墙，终于映入眼帘。

和电影电视上看到的差不多，无论是门岗还是高墙上面值班的武警，都荷枪实弹。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，原以为这与我的生活非常遥远，远到只是一个传说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承想有一天，我却这样焦急地站在这里。

门岗警惕地看着我们，我和秦浩走向大门口时，心里是有几分胆怯的。

站岗的武警看都不看我递过去的身份证，指指旁边的小平房，让我们到那儿去登记办通行证。

此时才七点。

我跟秦浩就这样傻傻地站在门口等着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我盯着高墙看，心里很慌，感觉这样的慌乱将自己心撞得很疼，那种疼痛的感觉宛如刀割。

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惜悦，对于怎样才能救她还毫无头绪。但我就知道一点：我不能让她待在这样的地方，我一定要把她救出去。

等到终于有人上班时，三分钟后，我和秦浩就被打发了出来。

还没有判刑，禁止探望！

这样的词汇刺激到了我。

我和秦浩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地往回走。

“看来是真不行，我再问问看还有什么办法。”秦浩拿出手机，开始翻找。

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找到谁，善解人意的秦浩或许只是用这样的动作来安慰我的失望。

“咱们直接去检察院看看吧。”沉默许久后，我说。

“好。”

我们立即出发。

离开检察院的时候，我的脚步是沉重的。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棘手。我